

《中学生阅读行动指南·文学类》推荐书目

中学生文学阅读必备书系

高中部分

诗经选

SHI JING XUAN

褚斌杰 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导 读

《诗经》最初被称为“诗”，也叫“三百篇”、“诗三百”，战国荀子称《诗》为经，至汉武帝时有了《诗经》的名称。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诗经》之所以被称为“经”，就在于它体现了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普遍价值观。

周代诗的收集和编辑，有专门的机构和负责的人。国风的采集者，主要是国史、行人之官。春秋中期以后，礼崩乐坏，宗周式微，诗的采集工作也就停止了。

虽然国风可能是采诗之官采集而来，但这些诗未必完全来自民间，现存《诗经》中真正出自里巷的歌谣应该并不多。从三百篇来看，多数创作者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周代公卿至于列士有献诗、陈诗、诵谏于朝的传统，因此，他们创作的作品肯定会保存在《诗经》中。诗歌收集到中央后，还要经过编辑与整理。从事这一工作的应是王室的乐官太师，他对诗歌进行整理加工、修饰润色后，除了供周天子了解民情外，还用在重大文化活动中，以及用来教育子弟。

自上古至孔子时，流传在世的诗歌及文献甚众，其中内容深浅善恶不同，孔子开办私学，需要教科书，因此从存世文献中选择了其中意义重大、能教导学生向善的内容，编辑成册。战国秦汉间学者记载了孔子整理六经的事情，孔子整理六经，并用来作

为教科书使用。因此,包括《诗经》等经典才可能被称为“经”,也才可能被完整保存下来。孔子而后,孔子的弟子子夏传《诗经》。在汉朝,有齐诗、鲁诗、韩诗和毛诗传世,今天流传的《诗经》是毛诗。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有 305 篇诗歌。包括国风 160 篇,小雅 74 篇,大雅 31 篇,颂 40 篇。在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或者殷商后期的作品,其他当为西周和春秋时期的作品。大雅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周颂是西周初期的诗,鲁颂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商颂应该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诗经》所涉及的地域,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

《诗序》说:“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郑玄《诗谱》认为,周南、召南属于“正风”,其他十三国风属于“变风”。《鹿鸣》至《菁菁者莪》16 篇为“正小雅”,《六月》至《何草不黄》58 篇为“变小雅”。《文王》至《卷阿》18 篇属于“正大雅”,《民劳》至《召旻》13 篇是“变大雅”。正风、正雅是歌颂西周先王和盛世的,变风、变雅是在衰乱之世的怨刺之言。

国风的第一篇《关雎》,小雅的第一篇《鹿鸣》,大雅的第一篇《文王》,周颂的第一篇《清庙》,这四首诗又被称为“四始”,是《诗经》各部分的经典之作。

国风主要反映诸侯国民众的生活,小雅和大雅则以政治讽喻诗为主,颂主要是歌颂先圣王的作品。大致说来,《诗经》305 篇,其内容可以划分为以下部分:一、史诗和祭祀主题的诗歌,二、宴享内容的诗歌,三、政治批判主题的诗歌,四、战争与徭役主题的诗歌,五、爱情婚姻主题的诗歌,六、劳动生活主题的

诗歌。

《诗经》各篇的主题，历来有不同的争论，要探讨《诗经》各篇的主题，我们不能不考虑《诗经》在当时文化氛围中的地位和功能，《诗序》说先王用《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说明《诗经》各篇，是充满了人文关怀内涵的。

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重要价值，首先体现在《诗经》作者对他们生活时代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以及在反映真实现实时体现出的强烈的现实责任感和使命感。《诗经》的作者关注社会现状，关注当下政治的善恶，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关注社会伦理，关注民俗传统，积极地批判社会黑暗面，反抗现实不公，对违背社会正义和人类共同伦理行为持强烈批判态度。他们期望通过自己的诗矫正社会，引导社会向善。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和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最优良的传统。

在写作上，《诗经》赋、比、兴创造性的运用，开创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标准。朱熹在《诗集传》中说，赋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赋是铺陈，是对事、物等的直接的描述。比就是比喻。兴即起兴，先言他物，他物与下文所咏之词也许有某种内在联系，但两者之间并不是打比方，而是以他物为抒发感情的发端，因此兴常常用在篇首或章首。《诗经》里的诗都是可以配乐而歌的，因而浅显易懂，重章复沓之处比较多，使诗歌显得单纯明朗。《诗经》也是四言诗的顶峰。《诗经》标志着我国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它在创作上的成就，使它成了后代诗人学习的典范。

《诗经》共 305 首，今从褚斌杰先生《诗经全注》中精选出 151 首来，以飨读者。

前言

中国诗歌有着久远的传统。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就出现了一部经当时乐师之手收集、编辑起来的诗集——《诗三百篇》,也就是被后世儒家学者所尊称的《诗经》。

《诗经》收录了我国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之间产生的三百零五篇作品,主要出现于当时的北方中原地区,是根植于我国黄河流域古老文化土壤中的艺术花朵,它以贴近现实,淳朴自然为特征,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我国文学园林中最早的硕果。

现存《诗经》一书,是按风、雅、颂分类编排的。为什么有这种划分呢?原来《诗经》中的诗篇,有的原本是人民口头上传唱的民歌,有的虽是文人的创作,也是经乐师配乐后用来演唱的,它们都是“歌诗”,与音乐有关。由于这些歌诗的来源、产生的地域不同,乐调也有所不同,所谓风、雅、颂,乃是按乐调划分的类别。风,土风民俗曲的意思,是指当时各诸侯国所辖不同区域的地方乐曲。它占《诗经》作品的大部分,主要是上述各地区的民歌。雅,指当时周王朝国都(丰、镐)附近地区的乐曲。其中有民歌,也有文人创作。颂,是古代祭神祀祖用的歌舞曲。曲调肃穆而徐缓,与一般乐曲不同,故单成一类。大约是当时王朝中的史官或巫祝(掌管祭祀活动)创作的。

《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从年代说,它包括了上下五、六百年间的作品;从作者说,它包括了当时社会不同身份、不同生活经历,以及不同性格、性别的作者的创作;从体裁说,它包括有抒

情、叙事、讽谕、颂赞等各种文学样式，而题材内容更是多种多样，有的写政治、行役、战争、农事、狩猎、祭祀、宴饮，有的写爱情、婚姻、民俗、歌舞，而且形象极为生动，感情浓郁，美妙动人。它就像当时社会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一个精金美玉杂收并储的宝库，丰富多彩，炫人耳目。

由于《诗三百篇》的内容十分丰富，从而很早就受到重视。我国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把它作为教导学生的教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不仅如此，他认为学诗还可以体会出如何侍奉父母，怎样辅佐君王施政的道理，以至通过它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另外，孔子还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诗三百篇》无疑是一部政治、伦理、文学、语言，以及博物知识的百科全书。

《诗经》作为文学作品，作为生动优美的诗歌创作，无疑是我国古典文学辉煌的开始，同时，它的广阔而丰富的内容，又是我国古文化和古文明的载体，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和我们民族古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典籍。

《诗经》中的诗篇，是否有商代的遗存，尚有争议，但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可以上溯到西周初年是无问题的。《诗经》“大雅”中有一组古老的诗篇，即《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它们记述了从周始祖后稷的诞生到武王灭商兴周的史迹和传说，是传唱于周初前后的“史诗”，十分可贵地保存了一些远古历史的面影。“史诗”是一个民族发祥、创业的胜利歌唱，是民族历史的第一页。这些仅存的古老诗篇，无疑是非常珍贵的。

《诗经》中还保留下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的祭祀诗，如《诗经》中的“三颂”。周人把祭天和敬祖置于同等地位，视祖先亡灵为本民族的保护神，反映了我国古代宗法制社会将宗教伦理化的特点。在祭祀诗中，有一部分是属于祀田祖（农

神)、祈丰收的诗,它们写祭事,但也反映了古时耕、种、收、藏等农事活动以及相关的礼俗和农田管理等。在虔诚的宗教感情中,透露出当时人们对农事的重视,以及对家族兴旺和过富足安康生活的向往。

《诗经》中的宴饮诗(又称燕飨诗),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独有产物。周代君臣朝会,家族团聚,故旧相逢皆举行宴饮,特别是在上层社会,宴饮之际,要奏乐歌诗。而举行各种宴饮活动的目的,“非专为饮食也,为行礼也。”(《礼记·乡饮酒礼》)故在这些诗里,除写酒食的丰盛外,主要写宾主彬彬有礼,尊卑长幼有序,特别是表达情义的可贵。实际上是要在觥筹交错、琴瑟钟鼓的歌声中,达到尊贤敬老,亲亲睦友的目的。所以《诗经》中的宴饮诗,实际表达着周人尚道德、重教化的礼乐文明。

《诗经》中还有一部分反映王道兴衰、政教得失的政治诗。它们包括了“美”、“刺”两方面内容。美,是颂美;刺,是怨刺。这些诗多出于当时中下层文人之手,大约是当时“献诗”制度的产物。美诗,是对某些当权者、政治人物和英武杰出之士的颂扬;刺诗,则是愤世伤时之作,是对君昏臣佞,政治弊端,社会问题的揭露和讽刺,表现了当时进步士人关心国事的热情和对时代兴衰、民生疾苦的责任感。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一直影响到后世,被无数进步诗人、作家所继承,成为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

当然,最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占全书大部分的民歌作品。它们是当时劳动人民口耳相传的集体创作,是劳动人民的理想和智慧的结晶,是他们在各种生活遭遇中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例如《七月》一诗,是一个饱经风霜和压迫之苦的年长农夫,对他年复一年所过生活的回忆,在痛苦的回忆中,他感到凄苦、哀伤和不平,于是用朴素的语言,把它随口唱了出来,其感情是非常真实感人的。《伐檀》、《硕鼠》也是这样,这些劳动者想到自己终

年艰苦的劳作,但劳动果实却被那些自命为“君子”、实际上是吸血鬼的人掠夺一空,于是感到无比愤恨,一时怒火中烧,而随口唱出了他们的久积于心头的怨恨,并产生出“适彼乐土”去寻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行役之人久滞不归,他想到家里的田地荒芜,年老的父母在饿肚子,因而感到撕肠裂腹的痛苦,于是呼叫苍天,放声长号(《唐风·鸛羽》);征夫的妻子,傍晚看到牛羊下坡,鸡儿归巢,因而流泪伫望,发出心底的怨思(《王风·君子于役》);如此等等,这些作品无不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当时劳苦大众血泪生活的真实而形象的写照。

以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在《诗经》中占很大比重。从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发展上看,《诗经》中大量的婚恋诗,反映了古代由群婚制向对偶婚姻的转化,表现了男女间由原始的生命欲求,向个人的性爱及其精神品格上的升华;同时也打上了宗法社会的某些烙印。从而这些诗,既迸发出自由、大胆、忠于所爱的青春活力,又表现了对某些礼制的冲突。

《诗经》中大量的爱情作品,多方面地反映了男女恋爱生活中的各种情景及心理。正在恋爱的青年,听到河边水鸟成双捉对的鸣叫,于是满怀幽情地想念起所爱的人(《周南·关雎》);一对情人相约在角楼相会,赠物传情,并相互逗趣(《邶风·静女》);情人相会在一起,是欢乐的,幸福的,但分别时是惆怅难挨的,于是唱出“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度日如年的痛苦(《王风·采葛》);有的男女爱情受到了家长的干预,于是发出“之死矢靡它”的誓言,以示反抗到底(《鄘风·柏舟》);一个被男子欺压、无辜被弃的妇女,抚今思昔,恨夫悲己,不由得发出“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决绝之词(《王风·氓》)。《诗经》中爱情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既表现出两性间的吸引和大胆追求,又表现出爱情是两性间心灵的沟通,是一片圣洁的美的世界。如《秦风·蒹

《蒹葭》写痴情人所求不得而产生的凄迷心境和孤独忧伤；《周南·汉广》写水畔思人，一往情深，渴望之切与失望至极的苦恋心情；《陈风·月出》写月夜幽独，意中人的倩影挥之不去，空劳遐想。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都表现出一种纯情专一，深婉优美的浪漫情致。在两千年前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和高超诗艺，是令人惊叹不已的。

伟大的《诗经》，是我国文学辉煌的开端，是一批富于首创性的杰作。这些诗篇蕴含了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热情关注和直面苦乐人生的伟大现实主义精神。它涉及的生活面广阔，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举凡征人之苦，劳人之怨，国难“黍离”之悲，故土怀归之思，以及亲朋契阔，男女哀乐之情，这些在后世诗文中所屡见而富于民族特色的主题，在《诗经》作品中均发其端，导其源。至于它在赋、比、兴艺术手法方面的开创，它的“为情而造文”，贴近生活，不追求华丽之美而又深藏艺术魅力的高超艺术成就，更对我国后世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至深至巨的影响。至于它的深厚文化意蕴，也正是研究我国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渊薮。

在古代，《诗经》是作为儒家经典而流传的，因此每被旧日经学家所涂饰和曲解。如汉人以“政教”说诗，宋人以“理欲心性”说诗，还有的学者为了达到“经世致用”，而以“微言大义”说诗等等。总之，就论析每篇诗歌之主题来看，可以说切合诗之原意者少，借题发挥者多。近代以来，旧日经学家的偏见虽逐渐被克服和拨正（当然某些训诂成果还是可取的），但终由于这些诗产生的时代久远，资料有阙和古今语言的变迁，要正确无误地解释每一篇诗的作意、主题，注解清楚诗中的每章每句，仍属大难事。

我做这一工作时，所采取的方法是，先涵咏诗作原文，细味全篇文意，再参以相关文献和前人解诗成果。或对前人之见择善而从，或经过体察研究而裁以己意。其异同之间，正如刘勰所

说：“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文心雕龙·序志》）在具体操作时，虽往往斟酌再三，采取谨慎态度，但由于学识有限，恐终难做到切实稳妥。因此并不敢存有什么后来居上之想，实只愿不至于“离本弥甚”，经过一番努力，为读者提供一个平实的读本而已。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除参考、引用古文献外，还参考、吸取了时贤的某些研究成果，未能一一注出，谨表感谢。另外，本书之告成，更承蒙黄筠、宗明华和孔慧云诸同志的协助，他们或为我费时费力借书、搜集资料，或代为整理、抄写稿件，特别是宗明华同志相助尤多，特致谢意。

需附带说明的是，本书引用前人著述，除首次出现用全称外，为节省篇幅，均酌用简称，如汉毛亨《毛氏故训传》（毛《传》）、汉郑玄《毛诗传笺》（郑《笺》）、唐陆德明《经典释文》（陆德明《释文》）、唐孔颖达《毛诗注疏》（孔《疏》）、宋朱熹《诗集传》（朱熹《集传》）、清陈奂《毛诗传疏》（陈奂《传疏》）、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姚际恒《通论》）、清方玉润《诗经原始》（方玉润《原始》）、清牟应震《毛诗质疑》（牟应震《质疑》）、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马瑞辰《通释》）、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王先谦《集疏》）、清俞樾《毛诗平议》（俞樾《平议》）、清王引之《经传释词》（王引之《释词》）等。至于偶加引用者，概用全称。

褚 斌 杰

1997年4月10日

周 南

关 雎^{〔1〕}

关关雎鸠^{〔2〕}，在河之洲^{〔3〕}。窈窕淑女^{〔4〕}，君子好逑^{〔5〕}。

参差荇菜^{〔6〕}，左右流之^{〔7〕}。窈窕淑女，寤寐求之^{〔8〕}。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9〕}。悠哉悠哉，辗转反侧^{〔10〕}。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11〕}。窈窕淑女，琴瑟友之^{〔12〕}。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13〕}。窈窕淑女，钟鼓乐之^{〔14〕}。

〔1〕 这是一首爱情诗，写一个男子思慕着一位美丽贤淑的少女，日夜不能忘怀。他渴望终有一天，能与她结为永好，成为夫妇，过上和谐美满的幸福生活。

〔2〕 关关：鸟鸣声。雎(jū 居)鸠：水鸟名，即鱼鹰。一说为鸠类，求偶时雌雄相和而鸣。毛《传》：“兴也。关关，和声也。”

〔3〕 洲：水中陆地。

〔4〕 窈窕(yǎo tiǎo 咬挑)：体态娴美的样子。毛《传》：“窈窕，幽闲也。”淑：品德和善。朱熹《集传》：“淑，善也。”

〔5〕 君子：古代对男子的美称。好：此指男女相悦。逑(qiú 求)：配偶。好逑，爱侣、佳配之意。

〔6〕 参差：长短不齐的样子。荇(xìng 杏)菜：一种水中植物，可食。

〔7〕 左右：指船的左边或右边。流：择取。《尔雅》：“流，择也。”这句

形容那个女子择取苕菜时向左向右的情状。

〔8〕 寤寐(wù mèi 务妹):醒着,睡着。这里指日以继夜。

〔9〕 思服:二字同义,即思念。毛《传》:“服,思之也。”

〔10〕 “悠哉”二句:形容思念不已,不能安睡的样子。悠:悠长,指思绪绵绵不尽。反:覆身而卧。侧:侧身而卧。

〔11〕 采:采摘。

〔12〕 琴瑟(sè sè):古代的两种弦乐器。友:亲密相爱。这里以弹琴奏瑟,比喻与她相会相处时的亲密无间,和谐愉快。

〔13〕 芼(mào 冒):拔取。“流”、“采”、“芼”,均指采取,但动作有区别,有递进,兼表示感情和追求的程度。

〔14〕 “钟鼓”句:敲钟击鼓使她快乐。这里指钟鼓喧喧热闹的婚礼场面,是男子设想未来结婚的情景。

葛 覃^{〔1〕}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2〕},维叶萋萋^{〔3〕}。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4〕}。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5〕}。是刈是^{〔6〕},为
为谿^{〔7〕},服之无斁^{〔8〕}。

言告师氏^{〔9〕},言告言归^{〔10〕}。薄污我私^{〔11〕},薄浣我衣^{〔12〕}。害浣害否^{〔13〕}? 归宁父母^{〔14〕}。

〔1〕 这首诗写已婚女子归宁省亲前劳作、做准备的情景,充满着急切、快乐心情。葛:多年生蔓生植物,纤维称葛麻,可以织布。覃:长,指葛藤。

〔2〕 施(yì 易):移,指葛藤蔓延、爬满。中谷:即谷中,山谷之中。

〔3〕 维：虚词，用于发语。萋萋：茂盛的样子。

〔4〕 啾啾(jiū 阶)：象声词，形容鸟鸣宛转好听。

〔5〕 莫莫：犹“漠漠”，极茂密的样子。

〔6〕 是：乃，于是。刈(yì 义)：割。（huò 获）：煮，指煮后取其纤维。

〔7〕 为：动词，这里指织成。（chī 痴）：细葛布。绌(xì 细)：粗葛布。毛《传》：“精曰绌，粗曰绌。”

〔8〕 斲(yì 义)：厌。无斲，指乐穿不已，久穿不厌。

〔9〕 师氏：古时教导女子学习女工（如织布、做衣等）的人。言：用作动词词头，无实义。

〔10〕 归：回娘家。

〔11〕 薄：语助词，有勉力、赶快的意思。《广雅·释诂》：“薄，迫也。”污：指洗衣去污。私：内衣，贴身衣服。

〔12〕 浣(huàn 换)：洗涤。

〔13〕 害：“曷”的假借字，同“何”。这句说，哪些需要洗，哪些不用洗。

〔14〕 归宁：回娘家省亲问安。宁，安宁，作动词，问候安宁。

卷 耳^{〔1〕}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2〕}。嗟我怀人^{〔3〕}，寘彼周行^{〔4〕}。

陟彼崔嵬^{〔5〕}，我马虺^{〔6〕}。我姑酌彼金罍^{〔7〕}，维以不永怀^{〔8〕}。

陟彼高冈^{〔9〕}，我马玄黄^{〔10〕}。我姑酌彼兕觥^{〔11〕}，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12〕}，我马瘠矣^{〔13〕}，我仆痡矣^{〔14〕}，云何

吁矣^{〔15〕}！

〔1〕 这首诗写妇人怀念出征在外的丈夫，首章自写，二、三、四章均从对方着笔，写征夫在外服役的劳苦和对自己的思念，含蓄委婉，愈见情笃。卷耳：野生植物，嫩苗可食。

〔2〕 采采：采而又采，指采摘动作不断。朱熹《集传》：“采采，非一采也。”顷筐：一种簸箕状的浅筐。二句说久采不满筐，是因采者有心事，未能专注劳作。

〔3〕 嗟：叹词。怀：思念。人：征人，指其丈夫。

〔4〕 真：同“置”，放置。周行：大道。这句说，无心采摘，索性将筐放置在路上。

〔5〕 陟(zhì 志)：登。崔嵬：高而险的山。

〔6〕 虺(huī tuí 灰颓)：疲病腿软的样子。以下的“我”均是思妇代行人自称。清牟应震《质疑》：“六我字，皆代征夫设想。”

〔7〕 姑：姑且。酌：用勺舀酒。金罍(léi 雷)：铜酒器。古代称青铜为金。罍，刻有云龙纹的盛酒器。

〔8〕 维：发语词。永怀：长久的思念。

〔9〕 冈：山岗，山脊。

〔10〕 玄黄：指马因疲劳而目眩眼花(取闻一多《诗经新义》)。

〔11〕 兕觥(sì gōng 寺公)：犀牛角杯。

〔12〕 阻(jū 居)：有土有石的山丘，分外难行。

〔13〕 瘠(tú 途)：疲病力竭。朱熹《集传》：“瘠，马病不能进也。”

〔14〕 痛(pū 铺)：生病不能行走。

〔15〕 云：发语词。吁(xū 虚)：同“ ”，忧伤。这句说，这是何等的忧伤啊！

桃 夭^{〔1〕}

桃之夭夭^{〔2〕}，灼灼其华^{〔3〕}。之子于归^{〔4〕}，宜其室家^{〔5〕}。

桃之夭夭，有 其实^{〔6〕}。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7〕}。之子于归，宜其家人^{〔8〕}。

〔1〕 这是一首贺新婚的诗，《诗经》的前一首《樛木》重在贺男，这首贺女。用桃花鲜艳比喻女子貌美，用果实肥大，绿叶茂密比喻家族兴旺、昌盛。

〔2〕 夭夭(yāo 腰)：同“杪”，木少壮，即初长成开花的树。一说，形容花之娇好。

〔3〕 灼灼(zhuó 卓)：形容花之盛开，红色鲜明，光彩照人。华：古“花”字。

〔4〕 之子：此子，指这个新婚女子。子，古时男女皆可通称为“子”。于：往。归：归于夫家，即出嫁。

〔5〕 宜：适当、相宜。室家：男子有妻称有室，女子有夫称有家，这里指家庭。

〔6〕 有 (fén 坟)：即 ，形容果实肥大。实：果实。这里以结果实比喻生子。

〔7〕 蓁蓁(zhēn 真)：叶子茂密的样子。这里指家族兴旺而福荫后代。

〔8〕 家人：指家族之人。

芣 苢^{〔1〕}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2〕}。采采芣苢，薄言有之^{〔3〕}。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4〕}。采采芣苢，薄言捋之^{〔5〕}。

采采芣苢，薄言袪之^{〔6〕}。采采芣苢，薄言 之^{〔7〕}。

〔1〕 这是妇女们在山坡田野间，结伴采集芣苢时所唱的歌，在劳动进程和满载而归的描绘中，表现出极欢快的情绪。芣苢(fú yǐ 浮以)：车前草，籽入药，古人相信它可以治不孕症。

〔2〕 薄：有勉力、迫切意。言：语助词。“薄言”二字连用，有急忙、赶快的意思。

〔3〕 有：指开始采集，从无到有。

〔4〕 掇(duō 多)：拾取。

〔5〕 捋(luō 啰)：用手握住，用力抹下来。掇、捋，写动作从慢到快。

〔6〕 袪(jiē 结)：用衣襟兜住。

〔7〕 (xié 协)：将衣襟插在腰带上兜住，这样所盛东西更多些。袪、，写收获从少到多。

汉 广^{〔1〕}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2〕}。汉有游女^{〔3〕}，不可求思^{〔4〕}。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5〕}，江之永矣^{〔6〕}，不可方思^{〔7〕}。

翘翘错薪^{〔8〕}，言刈其楚^{〔9〕}。之子于归^{〔10〕}，言秣其马^{〔11〕}。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蒺^{〔12〕}。之子于归，言秣其驹^{〔13〕}。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1〕 这首诗写一个砍柴男子，追求一个女子而不可得，从而自歌自叹，表现出一片痴慕之情。

〔2〕 息，《韩诗》作“思”，兹从《毛诗》。

〔3〕 汉：汉水。游女：出游之女，此指歌者所倾慕的女子。

〔4〕 思：语助词，有叹意。

〔5〕 泳：游泳，指游泳渡过汉水。

〔6〕 江：长江。永：长。

〔7〕 方：筏子，这里作动词，指用筏子渡江。以上以汉广江长，难以渡过，比喻中间阻隔，对所爱之人难于亲近。

〔8〕 翘翘：高出的样子。错薪：丛杂的灌木柴草。毛《传》：“错，杂也。”比喻婚礼。魏源《诗古微》：“《三百篇》言取妻者，皆以析薪取兴。盖古者嫁娶必以燎炬为烛，故《南山》之析薪，《车鞅》之析柞，《绸缪》之束薪，《豳风》之伐柯，皆与此错薪、刈楚同兴。”

〔9〕 言：语助词。刈(yì 义)：割。楚：植物，荆条类。

〔10〕 之子：那个女子。于归：出嫁。

〔11〕 秣(mò 末)：用草料喂马。古时用车马迎亲。

〔12〕 萎(lóu 娄)：萎蒿，植物。

〔13〕 驹(jū 居)：小马。